

---

# 甲骨文辨偽兩則<sup>\*</sup>

蔡哲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非科學挖掘出土之甲骨文，其真偽不明，需要經過辨偽驗證才能斷言真偽，故考辨甲骨真偽為甲骨研究之基石。部分甲骨偽刻者往往襲取真品刻辭，仿照刻在其它真品的無字甲骨上，形成文物真而刻辭偽的情形。考查《殷墟文字外編》435-451（契齋藏甲），其中雜有偽片，其中的《外》451 此片沒有收到《甲骨文合集》，很可能是因為胡厚宣認為此片為偽刻。陳煒湛教授力辯其為真，今本文根據屯南甲骨同類字體論證契齋藏甲為真。此外筆者曾懷疑《北珍》1044 抄自《簠雜》116（《合》18793），於本文再次提出進一步申論，以就教方家。

關鍵詞：辨偽 契齋 《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殷墟文字外編》

甲骨文  
辨偽  
兩則

---

<sup>\*</sup> 本文初稿曾在「紀念容庚教授誕辰一百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十屆年會」（廣州、東莞，2014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日）席上宣讀。

## 一、「契齋藏甲」之一（《外》451）真偽論斷

有著錄的「契齋藏甲」收於《殷墟文字外編》435—451（圖見文末），其中雜有偽片，<sup>1</sup>本文探討的是《外》451，而此片沒有收到《甲骨文合集》中，很可能是因為胡厚宣認為此片為偽刻。

關於「契齋藏甲」此片的真偽，胡厚宣曾在 契齋所藏一塊甲片風波的平息 一文中提出：

過去只看到拓本，今天看到原骨，愈覺得可疑。第一像是一期的小龜，小龜往往兩行卜兆，兩行卜辭，這片卜辭不類。第二小龜大字較少。第三龜甲大字多在頂上，或中間，在甲尾的不多，第四行款不對，龜甲卜辭，往往以中間為界，兩邊卜兆，都向內對稱，卜文則迎兆刻辭，此辭也不對。第五字無刀鋒，不像《菁華》等書大字的刀法。第六界劃躲開裂紋，顯係後刻。第七末字不類甲骨文字的結構和筆法。第八𠂔在卜辭為祭名，祭名之後多為先王先公之名或地名，𠂔字無意義。第九𠂔這個字在甲骨文字中一點都不像。第十卜辭大字應塗朱砂，此辭字內一點塗朱痕跡都沒有。總之，看了實物，我愈覺得可疑。<sup>2</sup>


其後在「第二屆國際中國文字學研討會」中有相關討論：

會上胡厚宣先生以所提交之論文（即《關於胡石查提早辨認甲骨文的問題》）已印入是次研討會論文集，不擬再作報告。而另行提出討論商承祚先生舊藏的一塊龜版之真偽問題。早於 1978 年長春舉行之中國古文字學術討論

- 1 詳見拙文 《甲骨文合集》辨偽舉例 ，《漢學研究》24 卷第 1 期（2006 年 6 月），頁 423。
- 2 胡厚宣：契齋所藏一塊甲片風波的平息 ，《出土文獻研究》第 3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10 月），頁 4。

會上胡、商兩先生已就此問題進行了切磋，其後商先生於1980年10月號的《隨筆》上發表了《一塊甲片的風波》。目下商先生遺稿由其哲嗣志譚先生整理，決定將《風波》一文取消。出席是次會議之陳煒湛先生則以為：商先生所藏的那塊龜甲雖與北京大學所藏的一塊假的骨頭上的文字相同，是否就可以推論那塊龜甲也是假的，仍可以研究。<sup>3</sup>

陳煒湛則認為此片為真，先在《甲骨文簡論》第八章第二節中詳論此問題，將認為此片是偽刻的論點歸納為以下五點：

1. 刻辭部位不合。此係小龜，不應刻如此大的字；
2. 文例不合，無文義可尋；
3. 第四字刀法拙滯，風格不類；
4. 甲片上界線之右側無文字，失去界劃之意義；
5. 若謂之下部為鬲之象形，則商代當有此類器物，而殷墟遺物中從未見有此類形製的鬲。

仔細推敲這五條理由，除最後一條係考古問題外，其餘四條是甲骨本身的問題，完全可以辨明的。筆者認為這塊甲片是真的，上述理由並不能成立。以下也略述個人的一點淺見，作為對商先生的看法的支持。<sup>4</sup>

並從甲骨的「形制」、「文例」、「刀法」、「界畫」四方面詳細反駁。<sup>5</sup> 在與唐鈺明合著的《古文字學綱要》中也提到：「對疑似難定之片，必須仔細慎重，謹防指真為偽，如「契齋藏甲之一」（《外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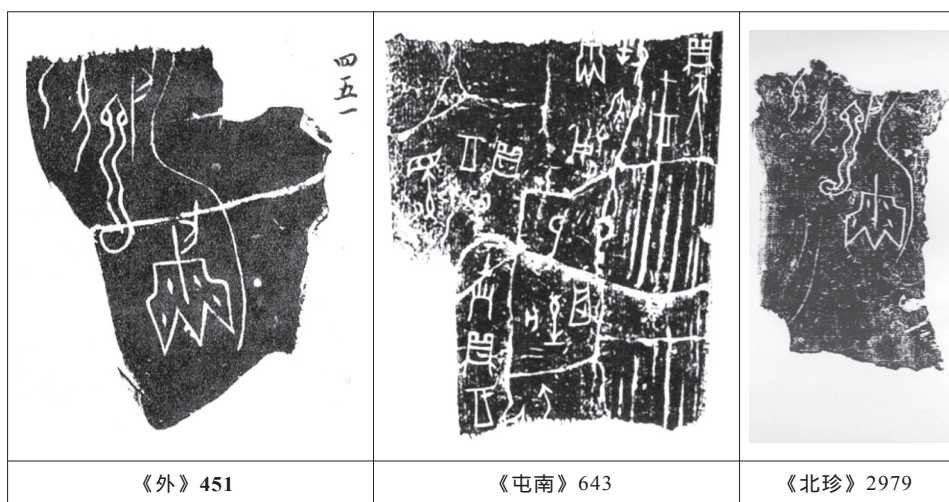
3 陳勝長主編：第一節至第九節討論紀要暨書面回應，《第二屆國際中國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續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5年9月），頁405。

4 陳煒湛：《甲骨文簡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07-208。

5 同上注，頁208-209。

451)，或以偽為真，如所謂「家譜刻辭」(《庫》1506)。」<sup>6</sup>後又在「契齋藏甲之一」真偽問題的再討論中進一步從「色澤」、「刀法」、「刀痕」、「背面」、「文字」論證此片為真。<sup>7</sup>

筆者贊同陳先生的看法，並從字體上再提出從一條佐證。要論斷契齋藏甲的真偽，必須先從字體上判斷，由字形、斷代的歸屬，找尋與之相同的科學發掘出土甲骨為例證，《屯南》643 即可證明契齋所藏甲骨為真（詳下圖）。



《屯南》643 辭例如下：

貞：夫王戎鬲。不用。

貞：王亡<sup>8</sup>（害）<sup>8</sup>哭。

壬子貞：王亡<sup>8</sup>（害）哭。

戊亡（無）至囧（憂）。《屯南》643

6 陳煒湛、唐鈺明：《古文字學綱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88。  
此書第二版作者已將「如「契齋藏甲之一」（《外編》451）」、「如所謂「家譜刻辭」（《庫》1506）」兩個例子刪除，見頁56。

7 陳煒湛：「契齋藏甲之一」真偽問題的再討論，《甲骨文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169-171。

8 裘錫圭：釋「𠂔」，收錄於《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10。

其中，《屯南》643 中之殘字「𠂔」，刻寫的方法與𠂔相似。雖然《屯南》這片龜板上的文字已殘，但是應可判斷與《外》451 的「𠂔」是同一個字。另外，「𠂔」這個字也見於《人》1249，從《屯南》644 中與「岳害雨」對貞的「無害雨」省略「亠」來看，「𠂔」字即「害」字無疑。

從《外》451 的字形來看，與自組肥筆類的字體相合，<sup>9</sup> 尤其是「鬲」字的寫法，此字是否隸定為「鬲」字尚有值得商榷之處，而配合《屯南》643 的文例來看，「𠂔」應為人地名。由上述推論可知，「契齋藏甲」之一（《外》451）不偽。

## 二、《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辨偽一則

筆者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2 期（2011 年 1 月）發表《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辨偽舉例 一文，原稿曾有一則認為《北珍》1044 抄自《簠雜》116（《合》18793）（詳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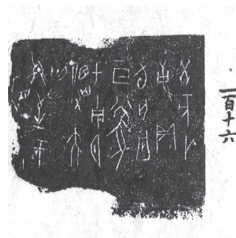
《北珍》1044



《北珍》1044



《合》18793



《簠雜》116

當時匿名審查者曾認為此板並非偽刻，因此筆者在出版定稿中刪除此則。筆者原先認為：雖然偽刻者挑選甲橋位置的龜甲契刻，但不明文例，產生了誤刻與漏字的現象。兩片甲骨上均有殘缺，看似同文例，但行款有異，並非一般同文例之形式。對照來看，《合》

9 關於自組肥筆類的時代，黃天樹先生認為：「上限仍以定在武丁早期為宜」、「我們推測，肥筆類的下限應下延至武丁中期或中、晚期之交」。相關討論可參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頁 15-23。

18793 卜辭的排列整齊，合於一般的習慣，但《北珍》的行款則錯落不齊，「貞」字與「旬」字間隔太遠，不符卜辭常態。又，「旬」字在拓片尚可勉強識出，但在照片上則無法察見，表示刻者所刻甚淺。《北珍》1044 此片甲骨品像不好，可能是在做偽中受損。《北珍》1044 整體刻辭模糊，「變」字於《合》18793 所刻乃四火，而《北珍》僅有三火，也是其敗筆。

而審查者認為：

我認為：孫海波《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0355 號「變」均作三火。《新甲骨文編》第 163 頁「變」字所从有三火、四火、五火。可見《北珍》1044 从三火是不能作為它是偽片的一條理由。更重要的是，這條卜辭末有「……相京」二字，《簠雜》116（《合》18793）拓本上「相」字「木」旁已殘損，「京」字僅存殘畫，而《北珍》1044 拓本上「相」字从「木」从「目」，字形完整，「京」字上部也刻出，這是作偽者無法依樣畫葫蘆地，由此可證《北珍》1044 不是偽片。

關於字體方面的問題，還能進一步討論。細審照片，「變」字似有四個火，作「𤇀」，上面的「火」刻的較淺，拓片未能拓出，而排列方式與一般的「變」字「𤇀」不同，很可能為偽刻。

至於上文所舉「相」、「京」二字的問題，從「孔夫子舊書網」（[http://pmgs.kongfz.com/detail/6\\_42230/](http://pmgs.kongfz.com/detail/6_42230/)）看到羅振玉舊藏拓片<sup>10</sup>可知，上有手寫「變大再至于相京」，雖可能是後來收藏者寫的，但也由此可知要看出二殘文為「相」、「京」二字並非難事。《簠雜》釋文中也認出「相」字。<sup>11</sup>而由羅振玉舊藏拓片也可知，此片甲骨的拓片

10 承蒙蔣玉斌先生告知，拓片又見於「上海博古齋拍賣有限公司」2007 年秋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羅雪堂藏精搨甲骨文拾遺」（<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84780351/>）（右圖）。

11 王襄著，唐石文、王巨儒整理：《王襄著作選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年），上冊，頁 8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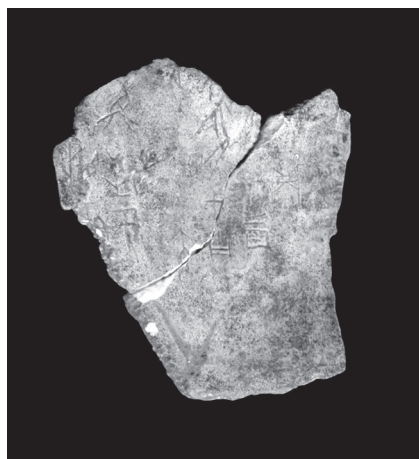


並不只見於《簠雜》116，故造假的人也未必從《簠雜》116抄來，也可能抄自其他拓片。

另外「旬亡𠄎」的「𠄎」與「一日」刻得太近，幾乎密合，也非常不合理。故筆者仍疑此版為偽刻。整體而言，《北珍》1044行款與《簠雜》116不同，《北珍》1044原始號碼由《北珍》下冊「北京大學所藏甲骨文字著錄重見表」第一欄位「北大考古與藝術博物館登記號」可知為8.1300，登記號8開頭的許多甲骨的不僅造假，也精心挑選大小、形態相同的甲骨作偽，此點筆者已經在《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辨偽舉例中指出，可見《北珍》1044極可能為偽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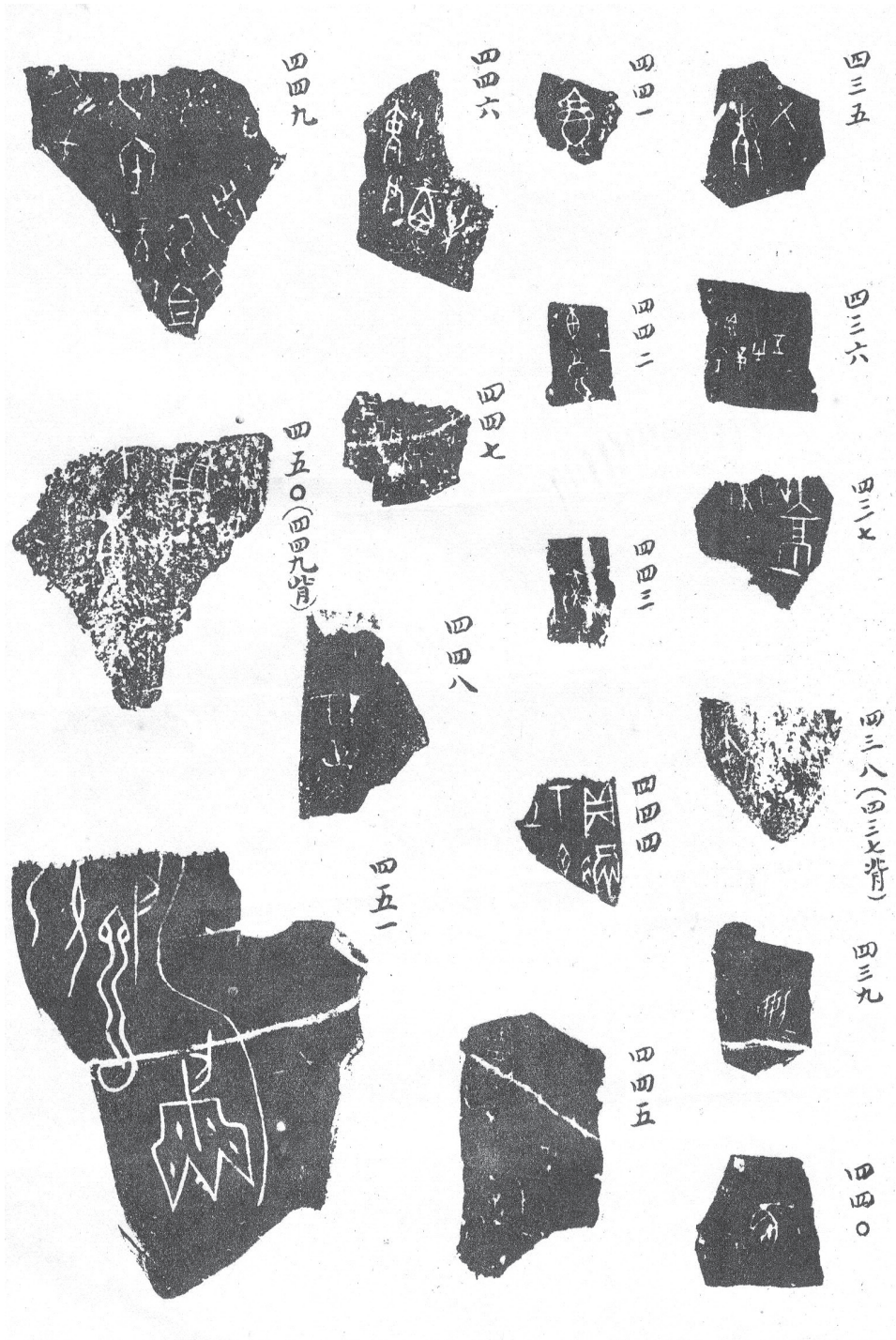
從刻辭的筆劃來看：首先，《北珍》1044中的「𠄎」字明顯刻歪，並多了一筆。其次，上方殘了的獸形，尾部與腳部筆劃也不合一般常例。再次，照片「貞」字的右上方看起來有刻得極淺的「癸亥」兩字，亥字的刻還頗清晰，只是因為刻痕太淺，所以作拓片時無法拓出，這也是偽刻的特徵之一。其四，偽刻的甲骨字體常見筆劃抖動的現象，在《北珍》1044也有同樣的現象，如「日」字最下方一筆；整片甲骨除了「貞」、「甲子」三字外，刻痕都有深淺不一（甚而有不連續者，如上方獸形殘字接近尾部一筆）、筆劃時粗時細的現象（如𠄎字最底下一筆較粗），故筆者懷疑其為偽刻。

最後，附帶一提《北珍》1044的甲骨照片有一道斷裂的痕跡（見下圖），猜測是作偽者在刻寫時控制力道不慎而折斷。



照片為北大董珊教授所提供





照片為北大董珊教授所提供

## Two Studies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SAI Che-mao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For any oracles bones not excavated using proper scientific procedures, the problem of authenticity must be examined closely and systematically. Determination of authenticity is thus the corner stone of oracle bone research. Some forged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will copy from authentic inscriptions, then inscribe these on bones that originally lacked any inscription. This creates the challenging situation where the relic itself is authentic, even though the text is forged. There are some dubious items in the “Qi zhai cang jia” section of *Yinxu wenzi waibian* (#435–451). For instance #451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Jiaguwen heji*, probably because Hu Houxuan considered it a forgery. Professor Chen Weizhan argued forcefully, however, that it was authentic, and the current article reaffirms this conclusion, based on similar graphic forms in the Xiaotun nandi inscriptions. Moreover, this author once suspected that *Beizhen* #1044 was copied from *Fuza* #116 (*Jiaguwen heji* #18793).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uts forth an additional argument with regard to this inscription, in the hope of encouraging further discussion among experts.

**Keywords:** Authenticity, “Qi zhai,” *Beijing Daxue zhencang jiagu wenzi*, *Yinxu wenzi waibian*